東軒筆錄/卷之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東軒筆錄

◀上一卷

卷之二

下一卷▶

吶厮囉，唐土蕃贊普之後，據邈川之宗哥城，盡有河隍之地。祥符中，用蕃僧立遵之策，將衆十萬，穿古渭州入寇。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，領騎卒六千，守伏羌城。聞賊已過畢利城，瑋率諸將渡渭逆之，遂合戰於三都谷，賊軍雖衆，然器甲殊少，在後者所持皆白搭毛連，以備劫虜而已。瑋知其勢弱不足畏，欲以氣凌之，自引百騎穿賊陣，出其後，升高指揮，軍中皷噪夾擊，賊大潰，斬首三千級。明日，視林薄間，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。瑋之威名，由是大震，吶氏自此衰弱矣。

馮拯之父為中令趙普家內知，內知蓋勾當本宅事者也。一日，中令下簾獨坐，拯方十餘歲，彈雀於簾前，中令熟視之，召坐與語。其父遽至，惶恐謝過，中令曰：「吾視汝之子，乃至貴人也。」因指其所坐榻，曰：「此子他日當至吾位。」馮後相真宗、仁宗，位至侍中。

丁謂有才智，然多希合，天下以為奸邪，及稍進用，即啟導真宗以神仙之事，又作玉清昭應宮，耗費國帑，不可勝計。謂既為宮使，夏竦以知制誥為判官。一日，宴宮僚於齋廳，有雜手伎俗謂弄盌注者，獻藝于庭，丁顧語夏曰：「古無詠盌注詩，舍人可作一篇。」夏即席賦詩曰：「舞拂挑珠復吐丸，遮藏巧便百千般。主公端坐無由見，却被傍人冷眼看。」丁覽讀變色。

种放隱終南山，往華山訪陳摶，摶聞其來，倒屣迎之，既即坐，熟視曰：「君他日甚顯，官至丞郎。」种曰：「我之來也，求道義之益，而乃言及爵祿，非我意也。」陳笑曰：「人之貴賤，莫不有命，貴者不可為賤，亦猶賤者不可為貴也。君骨法合為此官，雖晦跡山林，終恐不能安耳。今雖不信，異日當自知之。」放不懌而去，至真宗時，以司諫召至闕下，及辭還山，遷諫議大夫，東封，改給事中，西祀，改工部侍郎而卒，竟如摶之相也。

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，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沆屢矣，而終未用。一日，萊公語文靖曰：「比屢言丁謂之才，而相公終不用，豈其才不足用耶？抑鄙言不足聽耶？」文靖曰：「如斯人者，才則才矣，顧其為人，可使之在人上乎？」萊公曰：「如謂者，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？」文靖笑曰：「他日後悔，當思吾言也。」晚年，與寇權寵相軋，交至傾奪，竟有海康之禍，始服文靖之識。

王克正仕江南，歷貴官，歸本朝，直舍人院。及死，無子，其家修佛事為道場，惟一女十餘歲，縗絰跪捧手爐於像前。會陳摶入弔，出語人曰：「王氏女，吾雖不見其面，但觀其捧爐，手相甚貴，若是男子，當白衣入翰林。女子嫁即為國夫人矣。」後數年，陳晉公恕為參知政事，一日，便殿奏事，太宗從容問曰：「卿娶誰氏，有幾子？」晉公對曰：「臣無妻，今有二子。」太宗曰：「王克正，江南舊族，身後唯一女，頗聞令淑，朕甚念之，卿可作配。」晉公辭以年高，不願娶。太宗敦諭再三，晉公不敢辭，遂納為室。不數日，封郡夫人，如陳之相也。

鞠詠為進士，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。及王公知杭州，詠擢第，釋褐為大理評事，知杭州仁和縣。將之官，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，以謝平昔獎進，今復為吏，得以文字相樂之意。王公不答，及至任，畧不加禮，課其職事甚急。鞠大失望，於是不復冀其相知，而專修吏幹矣。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，首以詠薦。人或問其故，答曰：「鞠詠之才，不患不達，所憂者氣峻而驕，我故抑之，以成其德耳。」鞠聞之，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。

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，雖踈遠小臣，苟欲詢訪，皆得登對。王禹偁大以為不可，上疏，畧曰：「至如三班奉職，其卑賤可知，比因使還，亦得上殿。」【云云】當時盛傳此語，未幾，王坐論妖尼道安、救徐鉉事，責為商州團練副使。一日，從太宗赴國忌行香，天未明，彷彿見一人紫袍秉笏，立於佛殿之側，王意恐官高，欲與之敍位，其人歛扳曰：「某即可知也。」王不曉其言而問之，其人曰：「公嘗上疏云：『三班奉職，卑賤可知』

，某今官為借職，是即可知也。」王憮然自失，聞者莫不笑。

陳晉公恕自升朝入三司為判官，既而為鹽鐵使，又為總計使，洎罷參政，復為三司使，首尾十八年，精於吏事，朝廷藉其才。晚年多病，乞解利權，真宗諭曰：「卿求一人可代者，聽卿去。」是時寇萊公罷樞密副使歸班，晉公即薦以自代。真宗用萊公為三司使，而晉公為集賢殿學士判院事。萊公入省，檢尋晉公前後沿革創立事件，類為方冊，及以所出榜示，別用新板題扁，躬至其第，請晉公判押。晉公亦不讓，一一與押字既，而萊公拜於庭下而去，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。至李諮為三司使，始改茶法，而晉公之規模漸革，向之榜示亦稍稍除削，今則無復有存者矣。

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，每遇醮祭，即奏有仙鶴盤舞于殿廡之上。及記真宗東封事，亦言宿奉高宮之夕，有仙鶴飛於宮上。及升中展事，而仙鶴迎舞前導者，塞望不知其數。又天書每降，必奏有仙鶴前導。是時寇萊公判陝府，一日，坐山亭中，有烏鴟數十，飛鳴而過，萊公笑顧屬僚曰：「使丁謂見之，當目為玄鶴矣。」又以其令威之裔，而好言仙鶴，故但呼為「鶴相」，猶李逢吉呼牛僧孺為「丑座」也。

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，一日家宴，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，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。爾後文定三為宰相，門下厮役往往皆得班行，而此奴竟不霑祿。奴乘間再拜而告曰：「某事相公最久，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，相公獨遺某何也？」因泣下不止。文定憫然語曰：「我欲不言，爾乃怨我。爾憶江南宴日，盜吾銀器數事乎？我懷之三十年，不以告人，雖爾亦不知也。吾備位宰相，進退百官，志在激濁揚清，安敢以盜賊薦耶？念汝事我久，今予汝錢三百千，汝其去吾門下，自擇所安，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，汝宜有愧於吾，而不可復留也。」奴震駭泣拜而去。

鼎州北百里有甘泉寺，在道左，其泉清美，最宜瀹茗，林麓迴抱，境亦幽勝。寇萊公謫守雷州，經此酌泉，誌壁而去。未幾丁晉公竄朱崖，復經此禮佛，留題而行。天聖中，范諷以殿中丞安撫湖外，至此寺，覩二相留題，徘徊慨歎，作詩以誌其傍曰：「平仲酌泉方頓轡，謂之禮佛繼南行。層巒下瞰嵐煙路，轉使高僧薄寵榮。」

蘇易簡特受太宗顧遇，在翰林恩禮尤渥，其子作續翰林誌敍之詳矣。然性特躁進，罷參政，為禮部侍郎、知鄧州，纔逾壯歲，而其心鬱悒，有不勝閑冷之歎。鄧州有老僧，獨處郊寺，蘇贈詩曰：「憔悴貳卿三十六，與師氣味不爭多。」又移書於舊友曰：「退位菩薩難做。」竟不登強仕而卒。世言躁進者有夏侯嘉正，以右拾遺為館職，平生好燒銀

而樂文字之職，常語人曰：「吾得見水銀銀壹錢、知制誥一日，無恨矣。」然二事俱不諧而卒。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為使相，而恨不得為真宰，居常歎曰：「使我得於黃紙盡處押一箇字，足矣。」亦竟不登此位。舊制，學士以上，並有一人朱衣吏引馬，所服帶用黃金，而無魚，至入兩府，則朱衣二人引馬，謂之雙引，金帶懸魚，謂之重金矣。世傳館閣望為學士者賦詩云：「眼裏何時赤，腰間甚日黃。」及為學士，又作詩曰：「眼赤何時兩，腰黃幾日重。」謂雙引重金也。

夏鄭公竦以父歿王事，得三班差使，然自少好讀書，攻為詩。一日，携所業，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，拜於馬首而獻之。文靖讀其句，有「山勢蜂腰斷，溪流燕尾分」之句，深愛之，終卷皆佳句。翌日，袖詩呈真宗，及敘其死事之後，家貧，乞與換一文資，遂改潤州金壇主簿。後數年，舉制科，對策庭下，有老宦者前揖曰：「吾閱人多矣，視賢良，他日必貴，乞一詩，以誌今日之事。」因以吴綾手巾展於前，鄭公乘興題曰：「簾內衮衣明黼黻，殿前旌旆雜龍蛇。縱橫落筆三千字，獨對丹墀日未斜。」是年制策高等。平生好為詩，皆有所屬，初罷樞府，為南京留守，時有忌疾之者，到部作詩曰：「造化平分荷大鈞，腰間新佩玉麒麟。南湖日夜栽桃李，准擬濉陽過十春。」又曰：「海鴈橋邊春水深，略無塵土到花陰。忘機不管人知否，自有沙鷗信此心。」晚年流落，仇敵益衆，而抨彈之疏，不輟上聞。因作詩送一臺官曰：「弱羽驚絃勢未安，孤飛殊不礙鵷鸞。黃金自有雙南貴，莫與遊人作彈丸。」始王沂公曾當國，鄭公為翰林學士，欲撼之，因作青州詩曰：「日上西山舞鸞鶴，波翻碧海鬬蛟龍。直鈎到了成何事，消得君王四履封。」以沂公青人故也。

真宗晚年欲策后，時王旦為宰相，趙安仁參知政事，將問執政，會王旦告病去，遂獨問安仁曰：「朕欲以賢妃劉氏為后，卿意何如？」趙對曰：「劉氏出於側微，恐不可母儀天下。」真宗不懌。翌日，以趙之語告王冀公欽若，冀公曰：「陛下姑問安仁，意欲以何人為后？」異時，上果以冀公之言問，趙對曰：「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義倫之家，宜可以作配聖主。」真宗翌日以語冀公，冀公曰：「臣固知如此，蓋趙安仁嘗為沈義倫門客。」真宗深以為然。未幾，罷安仁參知政事，轉欽若一官，為天書扶持使，劉氏竟立，劉即明肅太后也，冀公權寵自此愈固。

李太后始入掖庭，纔十餘歲，惟有一弟七歲，太后臨別，手結刻絲犨囊與之，拍其背泣曰：「汝雖淪落顛沛，不可棄此囊，異時我若遭遇，必訪汝，以此為物色也。」言訖，不勝嗚咽而去。後其弟傭於鑿紙錢家，然常以囊懸於胸臆間，未嘗斯須去身也。一日苦下痢，勢將不救，為紙家棄於道左。有入內院子者，見而憐之，收養於家。恠其衣服百

結，而胸懸鞶囊，因問之，具以告院子。院子怒然驚異，蓋嘗受旨於太后，令物色訪其弟也。復問其姓氏、小字、世系甚悉，遂解其囊。明日，持入示太后，及具道本末。是時太后封宸妃，時真宗已生仁宗皇帝矣，聞之悲喜，遽以其事白真宗，遂官之，為右班殿直，即所謂李用和也。及仁宗立，太后上仙，謚曰章懿，召用和擢以顯官，後至殿前都指揮使，領節鉞、贈隴西郡王，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。

楊景宗即章睿太后弟也，太后既入掖庭，景宗無賴，以罪隸軍營務，黥墨其面，至無見膚。真宗幸玉清昭應宮，將還內，而六宮皆乘金車，迎駕於道上。景宗以役卒立御溝之外，太后車中指景宗，令問其姓氏骨肉，景宗具以實對，太后泣於車中。景宗惟知其女兄在掖庭，疑其是也，遽呼太后小字及行第，太后大哭曰：「乃吾弟也。」即日上言，官之以右班殿直，後至觀察留守。景宗既在仕，遂用藥去其黥痕，無芥粟存者，既貴而肥皙如玉，性恣橫，好以木撾擊人，世謂之楊骨槌云。始丁晉公作相，造宅於保康門外，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地，及晉公事敗，籍沒入官，晚年以宅賜景宗，其正寢乃向日荷土所築之地也，世歎異之。